

史學叢書

漢書注校補

第三冊

秦皇朝子黃治三十一卷

顏注曰黃治釋在郊祀志壽昌率郊祀志云黃治變化注晉灼曰黃者鑄黃金也道家言治丹沙令變化可鑄作黃金也大約如隋經籍志合丹節度金丹藥方唐藝文志燒煉藥之類本書劉向傳向得淮南鴻寶苑祕書鄒重道延命方上言黃金可成卒不驗論死久得葬皆此類書也

右神僊十家二百五卷

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

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晦昧

壽昌案周世多良醫除秦和秦緩扁鵲外如周禮天官疾醫疏引劉向云扁鵲治趙太子暴疾尸蹙之病使子明炊湯子儀脉神子術案摩又中經薄云子義本草經一卷義與儀一人也亦周末時人扁鵲有弟子子陽子豹見史記本傳漢有倉公若非史公立傳早晦昧矣公之師元里公乘陽慶精醫無傳其弟子臨菑宋邑濟北高期王禹太倉馬長馮信高水杜信臨菑召里唐安皆傳公學亦無傳晉元康中裴頡謂醫方人命之急而稱而不與古同爲害特重蓋醫爲生死所係如此劉歆有方技略而班立列傳無此一門終是闕典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二十九

長沙周壽昌撰

陳勝項籍傳第一

陽城人注地理志屬汝南郡

齊召南云陽城據志屬潁川不屬汝南注誤壽昌案潁川郡有陽城是縣名汝南郡亦有陽城是侯國則未定勝所籍之陽城何屬不得遽謂注誤也又案此師古照漢地志言之若秦時祇有潁川郡無汝南齊只據地理志正之義亦未備勝廣皆爲屯長

顏注云人所聚曰屯爲其長帥也壽昌案屯長如里長亭長之屬不能稱帥也彭越傳有校長趙主官志下有屯屯長一人比二百石殆秦時有此官漢因之

夜篝火

史記作篝火徐廣注篝籠也此作篝火古以結起釋之蓋構本訓結荀子怨之所構注訓結又選魯靈光殿賦觀其結構顏意謂結構以起火也

袒右稱大楚

壽昌案國策齊王魏買入市曰悼齒亂齊國殺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本書周勃誅諸呂又以爲劉者左袒令於眾蓋左右無所區別但以下一時眾心之從違耳王氏應麟引儀禮觀禮左右袒以證周勃事則此陳勝倉卒造亂得暇講明禮制乎

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

守令通鑑作守尉胡三省注謂一史令下脫尉字而通鑑尉

上缺令字也壽昌案陳屬淮陽國係高祖十一年置此在秦

時陳當爲秦潁州郡屬縣故有守令守丞等官尉位卑或在

所略也劉攽謂秦不以陳爲郡何庸有守守謂非正官權守

者耳攽攽此說亦本於張晏晏云郡守及令皆不在非也陳

止是縣言守令則守非官與下守丞同也則皆字是衍字然

觀下圖榮陽李由以三川守守榮陽則守亦何嘗不守縣乎

劉氏權守之說通鑑胡注取之愚以爲班書於守丞名氏尙

不記何能記其官之爲權守與真也顏注守郡守令縣令則

皆字自不可去顏又云守丞謂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

丞故曰守丞壽昌攽縣亦有守丞不必郡熹平時倉頡廟碑

碑陰題名衙守丞臨晉張囑字元德衙固左馮翊屬縣也亦

雲傳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華陰京兆尹屬縣也

譙門注晉灼曰譙闕師古曰譙門謂門上爲高樓曰望者耳樓

亦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爲麗譙

壽昌案譙門若今望樓然譙無訓麗義說文譙燒燒也譙志

呼也廣雅呵也廣韻責也方言譙也齊楚宋衛制陳之閒曰

譙自闕而西秦晉之閒凡言相責譙曰譙譙譙門者設重門

以譙察出入有呵責之義麗譙亦非美麗設樓望遠有何美

麗可言蓋麗卽麗麗集韻屋棟也莊子秋水篇梁麗注與麗

亦作麗麗卽此麗字麗譙言於屋棟以譙訥出入也與譙門

同義特辭有上下耳

監諸將呂西擊榮陽

榮陽屬河南郡河南在秦時爲三川郡李斯子由卽守其地

周文陳賢人也

高祖紀應劭注周章字文自應稱周章爲是此乃變文稱字

與紀不合下又云周章軍已破不稱周文

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不如因立之

方扶南曰柱國蔡賜勸陳涉賀武臣之策在張良勸高帝王

韓信前事有成敗名遂有顯晦矣

凌人秦嘉鍾人董縱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

壽昌案董縱卽功臣表成敬侯董澤也深繆傳寫異此五人

皆勝初立爲張楚王之將卒皆以戰死獨縱從漢立功襲爵

至元孫

諡曰隱王

壽昌案荀紀楚人葬之碭諡之隱王蓋勝雖爲其御莊賈殺

以降秦其弟人呂臣復殺賈而爲楚故葬與諡皆自楚人也

徵兵復聚

壽昌案復聚復相聚也如注作聚歛非聚歛是兩義聚可兼

訓爲歛邪

影涉之爲王沈沈者

案影史記作夥夥注服虔云楚人謂多爲夥夥又言夥者助

聲之辭也謂涉為王宮殿帷帳席物夥多驚而偉之故稱夥
頤也壽昌攷方言齊宋之間曰巨曰碩凡物盛多謂之寔齊
宋之郊楚魏之際曰夥是非獨楚語然也說文繫傳夥字注
引史曰夥字涉之為王孰號者也夥即夥亦無頤字夥夥僅
訓多用為驚詞之辭無頤字則音義未足頤雖無驚義而有
胎音唐韻頤與之切正韻胎虛之切西都賦猶愕胎而不能
階李善注愕驚也胎驚貌夥頤令吳楚人乍見物之盛多者
驚呼曰夥噫俗轉呼作呵呀皆此音也此應从史記疑轉寫
脫去頤字耳

夥涉為王由陳涉始

壽昌案以一夥字加涉上如世俗之譚號也大如車丞相微
如王尊傳之窮張藥酒趙放皆是

梁嘗有機陽逮

壽昌案訟壽所及則追捕故謂之逮見刑法志逮繫注

吳有奇士桓楚

壽昌案此即後羽殺宋義使義命於懷王之桓楚此時項梁
特令羽假其名以入後此人亦別無所見

楚雖三戶豈秦必楚

注蘇林曰但令有三戶在其怨深足以亡秦壽昌案下云羽
使諸將軍引兵渡三戶注服虔曰漳水津也孟康曰在鄴西
三十里是三戶實地名不得如蘇說

立己為楚懷王從民望也

壽昌案與上陳勝傳迺詐稱公子扶蘇項其從民望也同一
用意故復此四字

北阮馬服注賜號馬服

注馬服當作馬服君

於是韓生說羽曰

案楊子法言重黎篇韓生作營主沐猴作木侯斬韓生作亨
之亨即烹也

瑕邱公申陽者張耳嬖臣也注瑕邱縣之老人也姓申名楊

申陽既為張耳愛幸之臣非老人可知稱曰公必張耳時僭

稱如楚之葉公曰公也注似誤前之南公服注亦云南方之

老人齊召南云案南公自是姓南虞喜志林云南公者道士

識廢興之數知亡秦者必楚本書藝文志南公十三篇六國

時人在陰陽家服注謂南方之老人非也此亦可證瑕邱公

之非老人又案當時稱公者多本傳稱翟公薛公滕公侯公

皆戰將非老人後又有知星之甘公范陽令徐公中大去德

公

迺為高祖置太公其上

太平御覽百七十六引郡國志曰滎陽縣有大武城高祖與

項氏各在一城東城有高壇即項羽置太公於上處今名之

曰項羽壇亦呼為太公臺

有美人姓虞氏
史記作有美人名虞壽昌案婦人從夫姓即以己姓為名後

世猶然也後書曹世叔妻班昭字曰惠班晉李恆妻衛縈稱名曰李衛元趙孟頫妻管道昇稱名曰趙管皆是

肥饒之地

史記作肥美

兼韓魏趙宋衛中山之眾

史記燕楚齊趙此無楚齊非是四賢中有孟嘗春申何得不將楚齊敘入

甯越杜赫

壽昌案呂氏春秋不廣篇甯越可謂知用文武矣注甯越趙之中卒人也論大篇杜赫說周昭文君以安天下注杜赫周人杜伯之後

帶他兒良王廖

藝文志兵權謀家有兒良一篇師古曰六國時人焦氏易林益之臨曰帶季兒良明知權兵將師合戰敵不能當趙魏以強據此則良當為趙魏人未知帶季即帶他石史記索隱引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二人皆天下之豪士文選注同案此見呂氏春秋不二篇注云王廖謀兵事貴先建策也兒良作兵謀貴後

材能不及中庸

中庸史記作中人壽昌案中庸古止訓中人庸人非美稱也唐劉知幾史通兩稱中庸俱作中人解可證

而免起解附之中

史記作偃起免即勉古今字也

張耳陳餘傳第二

宦為外黃令

史記作宦魏為外黃令壽昌案魏滅於秦始皇廿二年耳尚及見公子毋忌之死在始皇四年耳即以其時為外黃令至此已十八九年又云耳少時為毋忌客則亡命外黃令時不過二十餘至秦滅魏以千金購求之耳幾四十矣

富人公乘氏

壽昌案公乘秦第八爵此苦陘之富人史以甯氏之失其姓也匈奴傳有漢校尉公乘者是皆以甯為氏

購求耳千金餘五百金

壽昌案耳令外黃秦滅魏以千金購求之宜也餘並未仕乃亦購以五百金蓋秦時阮儒餘好儒術且有賢名也

號武信君

武臣號武信君尚在項梁前此豈當時美名武臣號於前梁復襲之以威眾邪

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

前云吳廣周文此復云周章與陳勝傳同班史獨於周章若此他人尚不然

相國房君諫曰

陳勝傳以上蔡人房君蔡陽為上柱國後即稱柱國曰不稱房君此稱相國房君蓋當時官無定制柱國相國從其

等者稱之耳

王離圍之

離之子

追殺趙王歇襄國

韓信傳云禽趙王歇不云殺之襄國此史家詳略互見非情

事有異也

要之置厠注文穎曰國人厠壁中以伺高祖

壽昌案田儻傳至戶鄉縣置注臣案曰應置謂置馬以侍驛

者孟子速於置郵注置驛也此置字當作此解厠即厠之

厠言要之於置由之厠也

呂私問之

張晏注曰以項悅問之臣辭曰字多作私謂以私情相問也

壽昌案張晏及張說知古漢書本有作和問者和與私字相

近轉寫耳誤也

問之復問前

顏注曰復與者編竹木以為輿形如今之食輿矣壽昌案公

羊文十三年笥將西來也注笥者竹篋一名編輿齊魯以此

名之曰笥食輿是唐制始即舊唐書輿服志開成末所乘之

輿子也謂之兜籠亦呼兜子

印視世公

史記作印視曰泄公邪

尚魯元公主如故

壽昌案昭雅尚上也云崇也下能云配所以尊君故也
云諸侯則國人承公主承亦有御承之意古者王姬曰下嫁
後世公主適夫家曰降皆不故敵尊之意顏注未闕

魏豹田儻韓信傳第三

答為其民約降約降定答自殺

顏注云但欲全其人而身自不降方扶南云師古注誤魏答

為其民約降乃不能得之於民而民服自約於章邯當是時

終猶未知約成否及約降定答自殺則自知民畔不死而民

亦必死之故自殺絕非答自約降又無欲全民之本末師古

妄為仁柔之端度不顧本文之無驗一若徐假王之為者誤

矣案魏答本非民立立之者特周市市敗亡而民遂不附答

此灼然之勢也壽昌案答與儻皆以秦二世元年秋九月各

立為王以二年六月同為章邯敗死共十月

陰陽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弑殺奴

服虔注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故詐縛奴以謁也壽昌案據

服注則當後漢時王殺奴婢可不告官矣今時不准隨殺如

古制

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誼

壽昌案項籍傳作項梁語此作懷王語者蓋楚懷之立由項

氏時有美言義舉皆歸之項梁至後始能別自其言出自懷

王也王魏豹傳楚懷王予約數千人復相魏地皆懷王事之

伴見者

守相田光走城陽

田汝成曰田光有二曰先生者見信陵君傳曰守相走城陽者見田儵傳壽昌案田廣之相爲田橫橫之次爲田光故稱守相也

橫來大者王小者乃族耳

顏注曰大者爲橫身小者其徒屬劉奉世曰高帝特召橫耳故許之大者封王小者亦不失爲侯爾詳語意豈謂其徒屬哉壽昌案劉說是也玩橫來語是專召橫並未令其率眾來也大小以傳言亦專指橫說

至尸鄉廢置

文選李善注引譙周法訓曰挽歌者高皇帝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此歌以寄哀焉尸鄉續郡國志引帝王世紀曰尸鄉在偃師縣西三十里春秋時曰尸氏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劉人敗子朝之師于尸氏卽其地也嗟乎有言起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非賢哉

史記作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班史以有以二字屬下讀不另作句始紀嗟乎下有省有以二字更下加立爲二字豈非作豈不全似後來文法

謠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王獨居此還也士卒皆山東人疎而望歸及其議東鄉可自爭天下注師古曰高紀及韓彭韓盧傳皆稱斯說是楚王韓信之辭而此傳復云韓王信之語豈史家

誤錯乎

壽昌案高祖紀拜信爲大將軍同以計策信對曰云云與此微有詳略信卽淮陰侯也而韓彭英盧傳並無此段語不知師古何以云然又案史記韓信說韓王曰云云集解徐廣曰韓王信非淮陰侯信也與此傳同是高紀有誤從傳爲長

專死不勇專生不任

專死者輕生不能謂之勇專生者惜死不能重其任

與其將白土人曼邱臣王黃

曼邱姓臣名王姓黃名觀史記陳稀傳乃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可知又兩人皆白土賈人亦見稀傳

胡騎稍稍引去

各本俱作胡騎稍引去惟宋景祐本作稍稍與此同

胡者全兵

言謂全用銳利之兵以殺敵如刀矛戈戟皆是無楯鎧之類以禦弩矢也

令王黃等說誤陳稀

此誤字卽詩誤之誤

姊弟說

孝武時兒寬有重罪繫說諫之上感而寬見劉向傳又案功臣表韓彭當論壯侯嬰論哀侯說論歷侯

相世賢幼爲忠臣

壽昌案幼爲忠臣語不甚可解功臣表陽都敬侯丁復注爲將軍忠臣侯亦有忠臣字若後書趙溫傳建安十三年以辟

司馬曹操子不爲操操怒奏溫辟忠臣子弟選舉不實免官
時操久封武平侯是知功封列侯得稱忠臣必漢制如此不
然曹操奏劾人豈肯自稱爲忠臣耶○後書鮑昱傳帝報曰
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也案昱父永封關內
侯非列侯羊續傳續以忠臣子孫拜郎中案續先七世二千
石卿校祖爲司隸校尉父爲太常其先並未以忠節著是世
卿之家亦可稱忠臣長沙王吳芮傳高祖定著令稱芮爲忠
功臣之名忠臣或肇於此也藝文志于長天下忠臣九篇注
劉向別錄云傳天下出臣疑亦是紀述功臣也

遇復封興弟增爲龍領侯又成帝時繼功臣後封增兄子岑爲
龍領侯薨子持弓嗣

功臣表增作曾增兄子岑岑作共持弓作做弓一本作做與
傳絕異

漢書注校補卷三十

長沙周壽昌撰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迺行營高燥地

案營度也

信從下鄉南昌亭長食

案南昌爲下鄉所屬亭名與豫章所屬縣名異史記索隱曰

楚漢春秋南昌作新昌

吾哀王孫而進食

秦時多六國諸王失國之後故以王孫稱之

爲連敖

功臣表作入漢爲連敖票客史記功臣表作連敖典客索隱
云典客漢表作票客知票字本作票也又百官表有治粟內
史無都尉其驛粟都尉係武帝時軍官不常置也下信又官
治粟都尉殆亦軍中偶設之官時漢制亦未定也又案連敖
功臣表如氏注連敖楚官左傳有連尹莫敖其後合爲一官
也時功臣內以連敖起家者尙有柳邱侯戎賜隆慮侯周覽
河陵侯郭亭朝陽侯華寄若煮豪侯革朱則以越連敖入漢
知當時不獨漢有此官也

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

至南鄭爲高祖元年夏四月時項王立沛公爲漢王都南鄭
諸將及士卒皆思東歸故多道亡

史記唯讀若惟屬下句讀

特劫於威彊服耳

史記威彊之彊讀平聲不斷句彊下無服字

何不散

散訓解散又散敗也何不散言項王之眾聞此有何不解散也顏注滯又案下漢兵敗散而還足證散字之訓敗散也又有散走字是訓解散也

關中民戶知之

史記作咸知之宋祁新唐書長孫后傳安業向遇妾不以慈

戶知之即用此三字顧炎武謂殊不成文殆偶未檢此書邪

合齊趙共擊楚彭城

西漢年紀畧異云楚方擊齊於城陽齊安得助漢入彭城意

齊字後人妄加耳壽昌案項羽傳云田榮弟橫反城陽田儻

傳云橫反擊項羽於城陽是齊反擊楚非楚擊齊也時齊復

讎與楚爲讐故漢乘其勝而令之共擊楚亦情也似齊字非

妄加觀句云共擊可知若僅令趙何必云共也

信復發兵

發兵史記作收兵壽昌案收字是高祖本紀二年云韓信亦

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間破之即此

役也

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

壽昌案魏周叔何人能令淮陰侯願忌若此惜其始末無傳

呂本器伍度軍

史記作誦壽昌案功臣表祝阿孝侯高色注云屬淮陰器

度軍破項籍及穰侯則此役高色爲有功或即其所畫策也

班故於此傳不詳而特詳於表

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

案禮古者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事師之禮師東鄉坐弟

子西鄉大戴記載師尙父進丹書武王東面立師尙父西面

道丹書之言禮記正義引皇侃說以此爲王廷之位若尋常

師徒之教則師東面弟子西面與此異也壽昌案漢初禮以

東鄉爲尊如王陵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尊陵母也周

勃傳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勃自尊也皆與此類

於是用廣武君策

廣武君自此遂不知所終案通志姓氏略左車氏爲廣武君

李左車之後是廣武尙有子孫也

卽令張耳備守趙地拜信爲相國

錢泰吉曰前爲左丞相位蕭何下今爲相國位何上壽昌案

此說誤漢左右丞相設於孝惠高皇后時此左丞相虛稱也

樊噲亦爲之相國設於高祖十一年此則拜信爲趙相國也

故俱不見百官表

楚已亡龍且項王恐

宋祁曰以疑作已壽昌案以已字古通用本書尤多在讀者

自知之不必改亦不勝改也禮檀弓下則豈不得以注以已字同廣雅釋言已以也易損卦已事過往詩文王傳帝乙已上也禮雜記注而哀已殺釋文俱云已本作以又本書以字皆从古文作已與已形近故已已兩字更多通用又案目即作以本字文義自可通以猶因也楚因亡龍且而項王恐也背之不祥

祥下史記有雖死不易四字

寧不能死死之無名

史記兩死字皆作殺殺者專就少年言死者兼己身言也漢怨昧間在楚詔楚捕之

案榮陽之役鍾離昧實在行間雖漢曾圍之而未得想楚圖漢榮陽時昧必致死力故漢怨之甚也陳平傳稱昧為項王骨髓之臣以金縱反間於楚軍首問之即昧為楚重將可知漢所目不擊楚已昧在公若欲捕我已媚漢

案此當從在字斷句今多從公字句讀是信匿昧而漢已知之信不且以黨叛被誅哉

後陳稀為代相監邊辭信

史記作稀拜為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此云為代相監邊據史記稀傳亦未聞為鉅鹿守也

信病不從

宋祁曰漸本病字上有稱字竊謂此稱字不可妄加蓋病與稱病情事絕異也觀下相國給信語益知信之病非假稱也

史記亦云信病無稱字

稱稀已死

死字各本俱作破

漢十年稀果反呂后使武王縛信斬之長樂鍾室

表俱作十一年誅信此云十年者蓋十一年正月事故傳從十年稀反後敘入不加分初也

齊王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

劉敞曰田榮使越擊楚此不合有漢字壽昌案田儋傳詳榮擊楚於城陽並無彭越事此漢因田榮叛項王故使越為將軍以擊楚也觀下漢王稱彭將軍是越為漢將軍可知劉說誤也

運拜越為魏相國擅將兵略定梁地

越為魏豹相國擅將兵而豹傳內未載越一字即豹叛漢越亦似未與聞蓋豹絕河津畔漢自據河以南越北居河上並未合一處也

漢王敗使使召越并力擊楚

劉敞曰漢王敗此時漢未敗其敗字疑是數字壽昌案漢王被圍彭城從難水還去又亡其家室魏王豹絕河津反為楚皆此前一年事雖各轉敗為勝而敗固已屢矣此時楚尚存情事尚岌岌不能不謂之敗也

有司治反形已具

臣瓚注曰尾輒勸越反而越不誅輒是反形已具也壽昌案

此亦有司迎上意文致之也張敖在趙賈高等實勸敖反敖亦不誅高等而敖卒獲全則以敖孱懦不如趙之雄桀爲上所忌也

於是呂后令其舍人告越復謀反

王世貞曰告越舍人獨不封當是帝後知是呂后使故不封耳壽昌案越之誅高帝與后早有成謀觀上云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是舍人告越反者后令之即帝令之也何云帝後始知之哉

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

此時布尙受楚封爲九江王未封漢之淮南王也蓋史臣追稱之

臣竊爲大王或之

易云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此正用或之二字按本作惑下吳王傳電錯營或天子齊王傳上或亂不聽皆不作惑

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注師古曰謂在其本地戀土懷安故易逃散

壽昌案孫子九地篇云用兵之法有散地又云諸侯自戰其地者爲散地又云是故散地則無戰此即所引之兵法也爲散地下魏武注云士卒戀土道近易散此即顏注所本也蓋凡戰於他國地勢皆生不知所往故多散而戰自戰其地各法其鄉國志不堅故爲散地

遂馬與上兵過斬而會戰

晉史記作甄一作甄斬之鄉名音與此同

縮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
壽昌案親本兼父母稱因與太上皇相愛故晉灼訓親爲父也下云高祖縮同日生里中持羊酒相賀又以高祖縮壯同學書復賀羊酒此壯字訓作大不必如禮所云三十曰壯也高祖學書可補紀所未及

縮常隨上下

史記作縮常隨出入上下此無出入二字

稀者宛句人也

班史未立陳稀傳特附入縮傳中史記雖爲稀立小傳題目中亦未列名又案宛胸曹州縣六國時屬梁地理志則屬濟陰也

陰合客通使王黃曼邱臣所

本書韓王信傳史記陳稀傳俱出敘曼邱臣王黃後止王黃見傳內又史記稀傳有千金購黃臣及王黃曼邱臣其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稀軍遂敗等語此書並刪去又樊噲傳有與曼邱臣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之一事

上自擊稀破之

高紀作周勃定代斬陳稀於當城勃傳則祇云擊稀靈邱破之史記陳稀傳作樊噲軍卒追斬稀於靈邱噲傳則祇云擊稀胡騎橫谷斬將軍云云勃噲本傳皆未云斬稀此稱上自擊稀破與紀傳異當日隨文讀書之各不相照也

新孫它人

它人史記及本書表作它之齊召南謂人字誤又本書表及

史表俱作緡子與本書史記不合

封爲惡谷侯

惡谷史記及本書表作亞谷齊召南謂惡字誤不知惡亞古

字本通易繫辭而不可惡也釋文荀爽本作亞書大傳鐘鼓

惡注惡當作亞亞次也

子共王右嗣薨子靖王差嗣

異姓諸侯王表共王右右作若靖王无无作產此本又作差

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

注鄧展曰漢約非劉氏不王而芮王故舊令中使特王也書

昌案卻說是也高祖時以功封王者如張耳臧荼韓王信彭

越英布盧縮皆以罪削奪且被誅夷耳之子張敖嗣王且尙

主卒以罪降侯獨吳芮以忠見稱身迨元孫五世襲王高祖

特著於令明不在非劉氏不王之列顏引鄧說而轉不取之

而止取或說何也又案高祖功臣異姓而王者八人獨臧荼

以滅將封王旋反故無傳荼子衍亡在匈奴僅附見陳豨傳

數語

其定著令

詩昌案左傳昭公元年趙孟曰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

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此著令二字所本

荆燕吳傳第五

高帝從父兄也

史記作荆王劉賈諸劉者不知其何屬

爲布軍所殺

殺下史記云十二年立沛侯劉濞爲吳王王故荆地濞本代

王喜子與賈無涉其係傳末者以荆地故非爲荆王也此書

刪去較合越絕書云高祖十一年淮南王反殺劉賈此越絕

書誤也宜從此傳

燕王劉澤高祖從祖昆弟也

史記作諸劉遠屬

呂將軍擊陳稀將王黃

史記作得王黃此作擊樊噲傳作虜大將王黃而史記陳稀

傳王黃以賞購得之情事各異

目書奸淫

壽昌案奸卽干字古通劉向傳故豕豕數奸死亡之誅同以

奸作干也本書後以奸作干者多

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

宋祁曰張卿一本作張澤或又作釋卿周勃傳云宦者令張

釋諭告釋澤二字不知何從後又云今卿最幸疑卿是字釋

其名也壽昌案傳中田生屢稱爲卿則以卿爲字是也又攷

本書中如魯扶卿張恢生轅固生申培公之類僕人多如此

稱張釋卿亦猶是也

請張卿臨親修具

顏注云親父也蓋顏謂田生令子請之故云然也然觀下張卿往見田生屏人與語是仍以田生爲主也親修具者不假手加僕若魏其迎田蚡夫一伯具是也

恐遇及身矣

凌本過作禍

又太后女弟呂須女亦爲營陵侯妻

壽昌案澤爲樊噲女壻實呂氏出也此外如少帝宏以呂祿女爲皇后趙王友以諸呂女爲后趙王恢以呂產女爲后朱虛侯劉章以呂祿女爲夫人足徵呂后之爲諸呂樹黨報矣樊噲若非呂須壻雖元功恐亦不免劉澤非妻呂須女雖張敖進說恐亦未便封王

澤還備兵西界遂跳驅至長安

顏注以與齊王傳不同疑此傳誤方扶南云此以詳齊王傳故耳非不同壽昌案非直此也高后甫殂齊王卽興兵向關漢已使灌嬰距之其跡原無可掩琅邪王求入關討事幸得脫免入朝必以與齊合謀誅諸呂爲說斷不肯說求齊王之事自示其弱也史就文備書之而於齊王傳微其實亦史家互見法

九年薨

表作二十六年

立四十二年國除

表作二十四年

高帝立仲爲代王

表作代王喜

廢爲合陽侯

合陽表作邵陽據地理志邵陽縣屬左馮翊今陝西同州府邵陽縣治合陽侯國屬平原郡今山西平陽府岳陽縣東北史記吳王傳亦作邵陽然仲封合陽侯合陽故侯國也則從合陽者近之

漢年二十

史記二十下有有氣力三字

史有豫章郡銅山

注韋昭曰此有豫字誤也但當言章郡今故章也壽昌案豫字固衍章亦當作鄒雖章鄒古通而本書地理志鄒郡故鄒俱作鄒不作章也又案豫章在唐寶應年間以避諱止稱章郡

盜鑄錢

監史記作益

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

壽昌案博局是今圍碁盤以上有爭道不恭語也班固弈旨云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局碁圖碁賦三尺之局爲戰圖場先據四道守角依傍碁局多以楸木爲之取其堅而有紋也或亦玉石之類日本國產如楸玉可琢碁局南谷山有白玉碁局見輟神記必此之類方可提以殺人

提頌注爲柳是也周勃傳云太后以冒絮提文帝卽此提字
頌共禁不與

壽昌案頌史記作訟訟亦訓公史記呂后紀未敢訟言誅之
集解引韋昭注公也本書刑法志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當
鞠繫者訟繫之注謂寬容之不桎梏也蓋頌亦訓容并從容
音史記魯仲連傳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注從
頌卽從容此言公容隱之禁不與也

諸侯皆畏憚之

諸侯史記作諸齊

不得安肆矣

言不得安居而肆志矣

意亦可乎

意史記作億

安得不事

言安得不以君事之而遽云反乎史記事作戴亦此意

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二十餘萬人

壽昌案發下史記更有一發字是也去此發字則二十餘萬

人五字無根而皆發二字又祇完上語不能連下讀

南使關東越關東越亦發兵從

何遽曰關東越關東越上聞字下當有越字下聞字疑衍

故長沙王子

壽昌案潯反潯內之曾孫靖王差已死國除長沙王子并未

從亂吳芮傳云孝惠高后時封芮庶子二人爲侯數世絕孝

惠功臣表便頌侯吳淺至元鼎五年曾孫千秋始以酎金免

侯高后功臣表沅陵頃侯吳陽至孝景中五年孫哀侯周始

以無嗣國除卽本傳景帝平吳詔亦未罪及長沙王子可知

吳王反書未牽連及之欲以搖動天下非事實也書中云絕

先帝功臣及因王子定長沙以北皆是妄言

呂漢有賊臣錯

史記無錯字

轉胡眾入蕭關

轉史記作轉音專

三十餘年矣凡皆爲此

壽昌案潯在高帝時分封年二十至是王吳凡四十二年據

此云云是在高后朝卽蓄心謀反矣

條侯將乘六乘傳

案漢制非有急務不能乘馳傳恐驛置煩擾也惟昌邑王入

嗣大位乘七乘傳外此乘六乘傳者惟文帝由代人卽帝位

及條侯此役耳司馬相如使巴蜀止乘四乘傳

周邱者下邳人亡命酤酒無行

宋祁曰酤南本作酤壽昌案酤是酤字之譌也

適楚死事相弟張羽爲將軍注相卽張尙也

尙以諫楚王戊不聽被殺

吳王太子駒王走閭越

史記作吳王子子華子駒凡兩人此乃作太子駒王一人

檀發兵擊義國

義國謂梁國守義不從反也

荆王王也

王也上應有之字

漢書注校補卷三十一

長沙周壽昌撰

楚元王傳第六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

壽昌案鼂錯對景帝語稱高祖庶弟元王見吳王傳

孫卿門人也

漢不避嫌名詢荀古本一字故荀卿作孫卿

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

劉攽曰次之二字衍壽昌謂非衍也蓋之猶諸也於也禮記少儀曰申之面施諸帶孟子論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之即諸互文耳之諸一聲之轉諸訓於之亦可訓於大戴禮事父母為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之即於亦互文此言元王亦次綴於申公詩傳號曰元王詩王學於申公次之以示謙也猶毛公稱傳而鄭氏作箋也

太子辟非先卒注

師古每於古人名字好為之音注解釋如辟非辟彊之類似可不必如本傳交與郢客何由取義能一一注明邪古人取名自各有義後人本難懸解若穿鑿附會徒滋煩惑至於意義瞭如通人自能意會何勞多費紙墨耶

使忤曰雅春於市

壽昌案雅春雅常也論語子所雅言雅亦訓常言使之常春

不得息也晉注正身而春之說近迂宋祁曰確一作椎一本改確字作雅古語相雅皆奏樂者雅春謂雅歌以相春也予謂玩上使字似與春者相杵情事不合益相春非上所得使也今殿本及各本俱作確春此從汲古閣本校

文帝尊寵元王子生爵比皇子

劉奉世曰文帝時元王子未嘗封爵至景帝乃封耳疑爵字衍云壽昌案劉說是也景帝之封即在本傳但謂爵字為衍或不盡然古爵位通稱猶古五等稱位後之位字不必屬五等也爵字亦然禮記王制任事然後爵之注謂正其秩次雖雖大夫以上與燕賞然後賜爵以章有德故謂命秩為爵祿爵位此亦謂秩次祿位比諸皇子也宋太宗即位初即詔皇姪德芳不異稱呼依舊為皇子皇女不必係於爵也

我起

言起兵反也是歲戊申應吳王反

是為文王四年薨

諸侯王表作三年史記元王傳亦作三年

子襄王注嗣十四年薨

注史記作經十四年表作十二年

子節王純嗣十六年薨子延壽嗣宣帝即位延壽自殺

史記作楚王純於地節二年謀反自殺此作純之子延壽去同據事則史記誤也且節為美諡若純自殺得自諡

子延壽等四人

壽昌案辟彊等以其養祖母太夫人任於朝非紅侯姁子也嗣紅侯者名登諡懷侯見王子侯表

武帝謂之千里駒

壽昌案史記注引魯連子云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武帝因劉德少時數言事有智略故引此以為稱也

雜治劉澤詔獄注

此劉澤別一人非封燕王者青州刺史即舊不疑

德數責呂公主起居無狀

壽昌案數責數其罪而責之也起居無狀即指公主幸丁外人為外人求封等事德係宗室親屬故得指此為言至與燕王謀逆事已正刑誅不復置論侍御史劾德毀謗詔獄正為此也

呂父德任為驍郎

任用也言以父德為宗正等官遂用其子為郎注服虔曰父保任其子為郎也誤王吉傳今使俗吏得任子弟注張晏曰子弟以父兄任為郎哀帝紀除任子今此任子二字所始應劭曰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為郎蓋漢律如此無庸保也

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

壽昌案德傳云昭帝初為宗正丞繼治劉澤詔獄此傳復云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攷百官表云昭帝始元二年光

祿大夫劉辟彊爲宗正數月卒元王傳同辟彊德之父也表
又云元鳳元年大中大夫劉德爲宗正數月免則不得云昭
帝初矣若武帝時德尙待詔丞相府未見用不得有治獄事
此傳自相歧異疑有一誤

更効更生鑄僞黃金繫獄死

何焯曰鑄作黃金不成與鑄僞黃金者殊科吏誤當之也壽
昌案此比例之誤也當時鑄作黃金不成事本創見無科罪
專條漢律惟有鑄黃金棄市之語故吏引以爲比遂成死罪
刑法志云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此則直予死
比也

季布有罪至於夷滅

壽昌案言議罪至於夷族滅世也非卽行法也

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冤前事

壽昌案蕭望之傳望之子伋爲望之訟前事此云自冤者自
白其冤於前事也

恭顯憚之數譖毀焉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傾危
適上封事

壽昌案此封事上於元帝永光元年恭已前死此當云石
顯憚之恭字是隨筆通鑑改作石顯是也

日月鞠凶不用其行

鞠今本從毛詩作告此舊詩本也

雨雪蕭蕭見脫津消

應應今本作蕭蕭聿今本作曰皆從毛詩本也韓詩外傳
荀子非相篇俱與此同

憂心悄悄慙於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愠也

壽昌案此蓋亦韓詩訓也與毛詩義別荀子宥坐篇釋詩云
小人成羣斯足憂矣韓詩外傳云小人成羣何足愠哉皆與
此同義

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

壽昌案周章卽周文爲陳勝將軍安得有師百萬致陳勝傳
云周文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十萬此百字當作十
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

宋祁曰微作微壽昌案易繫辭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
也微象卽是此義似無用改作微

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

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

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

壽昌案東宮指皇太后王氏言又稱王家作東宮者見淮南
王傳然皆非加太子稱東宮爲定制并見詩經左傳

鄭不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
顧炎武云不字和文以待作按詩解師古以待作扶特佐地

解則不字亦可通

年七十二而卒卒飯十三歲者王氏代漢

壽昌案其卒當在成帝元延四年